

H 闲话文人

王凯

竺可桢的去与留



竺可桢与家人

3月7日,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、教育家竺可桢诞辰127周年纪念日。

对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来说,1949年是尤为重要的一年。这一年,他选择留在了大陆;这一年,他离开了深爱的浙江大学。

江山易手之际,走还是留,成了摆在许多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难题,但竺可桢很早就决定了,不会随国民党去广州或者台湾。竺可桢长女竺梅1946年随恋人胡鸿慈去了山东解放区,后来在大连不幸染病去世。1949年6月9日,竺可桢正在上海,当时上海已经解放,有人突然造访,据竺可桢日记记载:“未四点有人扣门,开视见一军人,服解放军装,细视知为鸿慈,一别三年余矣。坐定余询梅在何处?鸿慈云已物故矣。惊骇莫名。余最后接梅信在去年四月间寄平儿照片,函中(约)和平后再相见,不料竟成永诀。”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,竺可桢无离开的打算,父女约定和平后再见。

1936年,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。经过慎重思考和多方咨询,又与蔡元培等人商量,竺可桢提出了三个条件,即“财政须源源接济;用人校长有全权,不受政党之干涉;而时间以半年为限”。出人意料的是,这些条件大都兑现了,唯当年约定的“半年为限”一延再延,一直拖到了1949年。十几年间,竺可桢带领浙大四次西迁,颠沛流离,将一所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闻名的“东方剑桥”,竺可桢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

1949年后,竺可桢打算一直留在浙大维持局面。4月26日,他听说沪上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学生,深为忧虑,于是连续造访了浙江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,直到得到“决不入浙大捕人”的保证方始安心。4月28日,教育部长杭立武电催竺可桢去沪,说“有要事相商”,29日又来电催促,在这种背景下,竺可桢独自一人离浙。

竺可桢离开的时候大雨如注,似乎在暗示着什么。原定当天下午2点40分的火车,直到晚上11点14分才发车,车厢里大都是溃散的国民党官兵,据竺可桢日记描述,这些人皆神情颓废,毫无斗志。第二天中午12点半,火车始达上海西站,车站人满为患,竺可桢最后只能从车窗跳出脱身。下午3点与杭立武见面,杭提出要他到台湾或者厦门,这就是电报中所说的“要事”。竺可桢当即拒绝了杭立武的要求,并提出辞去浙大职务。随即竺可桢安排随从人员回杭州,转告夫人陈汲“决不去台湾或广州”。

竺可桢在上海期间,傅斯年、杭立武等不断催其去台。5月6日,竺可桢偶遇蒋经国,蒋也劝他去台湾,但竺可桢还是婉言谢绝了。据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,多年以后蒋经国与他一起吃饭,曾当面告诉他:“当年我奉父亲命,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,可惜他未能前来。”

竺可桢与蒋介石父子及国民党渊源颇深,蒋氏父子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诸如陈布雷、陈立夫、朱家骅等皆浙人,和竺可桢有同乡之谊,他们在经费、用人等方面对浙大都有很大的照顾。但在1949年这个重要的关口,竺可桢还是与这些交往多年的旧交分道扬镳了。

对浙大深厚的感情是竺可桢留下的主要原因,但他的这个选择也与共产党人对他态度息息相关。关于此事,当时担任中共

浙大党支部负责人的许良英多年后回忆说:“1949年元旦,我们用‘中共杭州工委’的名义给他(指竺可桢)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,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。”

5月26日,上海已经解放,竺可桢发现外面平静如常,公共汽车照常行驶,解放军在路执勤,纪律绝佳,也不扰民,竺可桢惊讶、新鲜的感觉在其日记中随处可见。

6月中旬,中研院被接收;7月,竺可桢应邀北上参加科学会议,来到阔别十多年的古都北平;随后又去东北解放区参观、访问。其间,竺可桢与陶孟和、吴有训等人联名给旅居海外的旧时同事和友人写信,告诉他们,“于人民政府领导下,各方面建设均获相当进展”,动员他们回来参加“新中国建设”。在这段时间里,竺可桢不断听到浙大师生要求他回校的声音,有人甚至发起了请他回浙的签名活动。对于这一切,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感受:“余甚为感动。”

开国大典后不久,竺可桢得知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,协助郭沫若工作,不可能再回浙大了。回

H 百味书斋 唐宝民
《湘行书简》里的爱情

1934年,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因母亲病危回故乡凤凰探望,在途中,他写了大量家信(后结集成《湘行书简》一书),这些信,大部分是写给妻子张兆和的,也有张兆和写给他的。在这些信中,我们能够读到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浓浓爱意;能够读到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切和惦念。《湘行书简》里的爱情,朴实无华又不乏浪漫,即使是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再读,依然令人感动不已。

因为受到“沈从文苦追张兆和”的影响,一直以为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感情很淡;以为她只是可怜沈从文才同意和他在一起,然而,当我看到《湘行书简》中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几封信后,才知道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,张兆和对沈从文,也是有着一份浓浓的爱意的。在沈从文离家远行的日子,这份爱意就化为一份牵挂和惦念,比如,在一月八日的信中,张兆和写道:“乍醒时,天才蒙蒙亮,猛然想着你,猛然想着你,心便跳跃不止。我什么都能放心,就只不放心路上的不平靖,就只担心这个……你一天不回来,我一天就不放心。一个月不回来,一个月中每朝醒来时,总免不了要心跳。”在九日早晨的信中,她写道:“倘若当真路途中遇到什么困难,吃多少苦,受好些罪,那罪过,二哥,全数由我来承担吧……再说,再说这边的两只眼睛、一颗心,在如何一种焦急与期待中把白日同黑夜送走,忽然有一天,有那么一天,一个瘦小的身子挨进门来,那种欢喜,唉,那种欢喜,你叫我怎么说呢?总之,一切都是废话,让两边的人耐心地等待着,让时间把那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带来吧。”在九日晚的信中,她又写道:“我告诉你我很发愁,那一点不假,白日里,因为念着你,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。到晚来,刮了这鬼风,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。”再看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,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的口气,是拿张兆和当小孩子哄的,这种口气的本身,就饱含着一种爱:“三三(沈从文称张兆和为三三),放心,我一切好!我一个人在船上,看什么总想到你。”一个人如果爱着另一个人,那么,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,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对方,沈从文就是这样,一路走来一路想,遇到什么事都会想起张兆和来:“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。我快乐,就想应当同你快乐,我闷,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。我同船老板吃饭,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……”

作为文学大师的沈从文,一路上不断发现美,他希望能与张兆和一同分享这些美;发现了什么令人惊奇的事物,也希望能张兆和看看;而且,在孤独、寒冷的旅程中,他希

望张兆和能给他以温暖:“山水美得很,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,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。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,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!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……”一个人的旅途,漫长、孤寂、寒冷,有着诸多无法言说的苦,但在沈从文看来,所有的苦都无所谓,只有一种苦,是他受不了的,就是对张兆和的思念之苦:“三三,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。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,因为这一礼拜来,我不为车子所苦,不为寒冷所苦,不为饮食马虎所苦,可是想你可太苦了。”感情这种东西,两个人天天厮守在一起的时候,也许感觉不到什么;人一离开,就觉得珍贵了。远行的沈从文,一边苦苦思念着张兆和,一边不断回忆张兆和对他好,想到张兆和为他付出了那么多,他深感内疚:“三三,我这时还想起许多次得罪你的地方,我眼睛是湿的,模糊了的。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我的人,倘若这时节我在你身边,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!想起你种种好处,我自己便软弱了。我先前不是说过吗?‘你生了我的气时,我便特别知道我如何爱你。’现在你并不生我的气,现在你一定也正想着远远的一个人。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!”于是,沈从文开始反省自己、检讨自己曾做过的一些对不住张兆和的事,发誓要更加珍惜与张兆和的爱情。回

H 季候物语 王永清
惊蛰

《黄帝内经》

惊蛰,古称“启蛰”,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,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二月节,万物出乎震,震为雷,故曰惊蛰,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

“春风如贵客,一到便繁华。”惊蛰了,地气动了,风变得柔软起来,漾起一圈圈暖意,撩拨得庄稼舒身展体。惊蛰最是让人怦然心动的,“惊蛰过,暖和和,蛤蟆老角唱山歌。”春雨如酥,阳光明媚,蛰伏一冬的蛇虫,伸一伸懒腰,纷纷从洞穴里爬出来。春天如涨潮的水,哗啦啦地一路向前,谁也捂不住了。

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,向着生机勃勃进发。麦田,是一种诱惑。放眼望去,会繁衍出许多联想。麦苗绿莹莹的,几条松软的田埂伸向田的深处,安静地聆听着庄稼生长的声音。几只鸟雀落于麦田之中,又倏忽飞起,宛如精灵,敏感、活泼。记得小时候,惊蛰时节,小孩子要拎了铜铃,跑到自家的地里,沿着田埂,边敲边唱:“金嘴雀、银嘴雀,今朝我来咒过你,吃我家谷子烂嘴壳。”如此一来,就会吓住那些贪嘴的鸟雀了。

大自然开始进入了一个充满灵动的时节。此时,桃花红、梨花白,樱花俏,油菜花如绫如绢,更有众多不知名花儿竞相绽放,争奇斗艳。杨柳枝上爆出鹅黄的新芽。竹林中的春笋,如剑刺破沃土,蓬勃向上。沟壑和道路两旁,青草也冒出了嫩绿的脑袋……惊蛰,仿佛玉女手中织的锦、画家淡墨勾的画,带着花团锦簇或湿漉漉的水汽,美得雅致温润,美得奔放淋漓。

节令就是命令,一点都马虎不得,懈怠不得。农谚说:“过了惊蛰节,春耕不能歇”“惊蛰不耙地,好比蒸馍走了气”。到了惊蛰,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大忙季节。乡间田头,农人扬鞭催犁,清沟排渍,育苗施肥……一切都按照时令节气,有序地进行着。乡村的惊蛰,寄托着乡村一年

丰收的渴望。

惊蛰同时也是各种病毒和细菌活跃的季节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:“春三月,此谓发陈。天地俱生,万物以荣。夜卧早行,广步于庭。披发缓行,以便生志。”意思是,春季万物复苏,应该晚睡早起,散步缓行,可以使精神愉悦,身体健康。概括了惊蛰养生在起居方面的基本要点。

作家苇岸说:“到了惊蛰,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。”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”花红柳绿,莺歌燕舞,一切不过是春天的开场白,好戏还在后头。惊蛰就像一本书,一旦打开,便尽情宣泄,每一个章节,都被涂抹得浓墨重彩。回

H 读史侧翼 列绍义
古代的市侩

现在我们见到“市侩”一词,立即就想到唯利是图、庸俗可厌的小商人。但在古代,“市侩”却是买卖双方的中间人。

《新唐书·食货志四》:“鬻两池盐者,坊市居邸主人、市侩皆论坐。”清·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盦随笔·别号小照》:“近俗市侩牙人,俱有别号,后生小子,并画小照。”文中的“市侩”都是指贸易活动的交易中介。过去的中介骗过买方哄卖方,目的是想让交易成功,因为无论买卖双方谁赔谁赚,中介的佣金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,于是市侩给人一种投机的感觉,不好的印象。正像林则徐在《银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》中说的:“且市侩之牟利,无论银贵钱贵,出入皆可取赢,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。”所以,在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里,“市侩”就成了《辞海》里解释的:“市侩,即牙侩,旧时买卖的居间人。后泛指唯利是图的商人。”“市侩”为什么又称“牙侩”呢?这还要从“市侩”的源头说起。

据史书记载,中国最早的“市侩”出现在汉代的马市。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把他们的马匹运到中原地区贩卖,这就需要在买卖双方有一个中间人看马定价,这样马匹交换的中间人——“驵侩”就出现了。

驵,就是壮马,好马,骏马的意思。“驵侩”就是指马匹交易的经纪人。《汉书·货殖传》:“子贷金钱千贯,节驵侩。”颜师古注曰:“侩者,合会二家交易也。”李清照在《投内翰綦公崇礼书》中说:“视听才分,实难共处,忍以桑榆之晚节,配兹驵侩之下才。”《资治通鉴》:“及长,相亲爱,皆为互市牙郎。”胡三省注:“牙郎,驵侩也。南北物价,室于其口,而后相与贸易。”“驵侩”又叫“牙郎”“牙侩”“牙商”“牙人”,这又是为什么呢?

当时的驵侩都是从马的牙齿上看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,以此给马核定价格,所以,“驵侩”又称为“牙侩”。值得说明的是,现在有人把“牙侩”解释成“牙齿咬合”的意思,引申为“为买卖双方说合的经纪人”,也就是说,“牙侩”一词源于中间人的要嘴皮子,是不足为信的。唐·谷神子《博异志·张不疑》:“数月,有牙侩言,有崔氏孀妇甚贫,有妓四人,皆鬻之。”《新唐书·张又新传》:“尝买婢迁约,为牙侩搜索陵突。”明·叶宪祖《团花凤》第二折:“你待去风月场为牙侩,他有女处深闺,你做送春的庾岭梅,引铁的龙宫石。”章炳麟《五无论》:“使牙侩设银行者,得公为之,而常民顾不得造,是则牙侩之权得与政府相等。”这里的“牙侩”都是商业交易中的中间人的意思。唐朝时期,由于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,还出现了“牙侩”业的管理机构“牙行”。到了宋代,牙行不但成了相当稳定的行业,还成了政府税收的一项来源。

至于我们现在说的“市侩”,大都是指“唯利是图的商人”,无论是郭小川《秋歌》中的“市侩哲学”还是胡适《市政制度序》里的“市侩政客”,都已经饱含贬义,没有了古代的“中介”之义。回